

维斯康蒂结束了在法国给著名导演让·雷诺阿当助手的日子,打算回国准备开始自己的导演生涯。临别时,雷诺阿送给他一本书,“你一定会喜欢的。”维斯康蒂接过,是美国小说家詹姆斯·M·凯恩的《邮差总按两次铃》。

加缪也正是受到了这部小说的启迪而写出了《局外人》。

几年后,维斯康蒂就以这部小说改编拍摄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沉沦》,影片上映,获得好评,被誉为“意大利现实主义开山之作”。继维斯康蒂之后,又有不同国家的导演在不同年代拍摄了这个故事,可见电影人吃准了大众影迷对“情欲、沉沦、凶杀、逃亡、宿命……”之迷恋。“当被现实社会抛弃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邂逅相识,它马上就会通向一个十分体面的地狱。”一位法国作家如此点评。

小说标题有些诡谲。因为整部小说既没有出现过哪个“邮差”也没显示什么“门铃”,然而詹姆斯·M·凯恩将量词“两”和副词“总”貌似随意实则铁定地结合在一起,一瞬间,一种难以逃脱的黑色宿命就不可避免地朝人们乌云一样压迫了过来。

不过此刻我说起这部电影,却是想起一个在詹姆斯·M·凯恩原著里并不存在的一个角色——流浪艺人。是维斯康

蒂自己作为编剧加进去的。据此,有人便一口咬定这是导演因“个人原因”而特意增加的一抹色彩!先不揣测导演意图,且看这个流浪艺人与男主角的火车邂逅、同房住店、搭档卖艺,一幕幕一出连贯自如、优雅自然,就像一曲音乐里出乎意料到不可或缺的副旋律,使得主旋律色彩幻变,走向更多奇妙诡谲的节奏领地。无论是电影小说或是诗歌绘画,但凡有“流浪艺人”出现,必定使得作品展现出灵动和想象,他们步履坚定却轻盈,穿越人情世故和人性幽明。

英国作家C.S路易斯在《四种爱》里专门辟出一章来谈论男性友爱。他认为“友爱”是最边缘性的东西,它不是人生宴席中的主菜。但不可否认,它又是最令人愉悦、最具人性的爱,“可是大多数人很少体验到这种纯真的友情,有的人甚至一辈子也无友爱的体验。”C.S路易斯作了一个比喻——如果那把椅子上躺着一只隐形的猫,椅子看上去就是空的;现在看上去确实是空的,由此可知,椅子上躺着一只隐形的猫。路易斯还说过一句话:“我最喜欢的声音莫过于成年男人的大笑声。”

我曾在不同旅途品尝过朋友带给我的这种绵延不绝的赤子般的亲切和欢乐。

旅途,男人

钟立风

梦想成真

陆正伟

学馆早期运营提供了关键支持。有一次,我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友人以上传巴老致当时的文学馆杨犁馆长的亲笔信。经查阅,是一封没被收入《巴金全集(书信卷)》的佚信。巴老在信中说:“我赠的三十万人民币都是稿费收入,我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1981年8月,巴老让侄女李国焯陪着去银行办理15万元捐给中国作协文学馆(筹)的手续。另外又发通知给出版社:今后凡他的稿费直接付给文学馆。巴老捐献的巨资为文

我从小喜欢看书。因此对书十分珍惜。记得从10岁读小学3年级以后开始,我做得最多的手工就是包书。不管是课本还是课外读物,反正一有书我就找牛皮纸或各种有一定硬度的纸包上,实在没有纸,就用两层报纸。我一边包书,一边还会闻着新书散发出的纸张与油墨的香味,感觉挺沁人心脾。由于经常包书,我还熟练地掌握了几种包书方法,而最常使用的是在图书封面的开口处各包上一个角,这样一来包书纸在翻页时就不会脱落。改革开放以后,商品越来越丰富,各种可以用于包书的广告纸与说明书等也随处可见,于是我平时就有意识地收藏,以便包书时使用;与此同时,我有时还会到文具用品商店购买专用包书纸,给我特别珍贵的图书穿上漂亮的衣裳。我觉得包书是个好习惯,不仅可以保护图书,而且可以培养读者对书、对知识的敬畏之心,因此当儿子上学后,每当拿到了新书,我就带他去文具店,让他自己挑选包书纸,然后回家一起包书。这几乎成了儿子开始读书时的一种仪式。



石上韶是日本翻译家,译《随想录》时,巴老六次写信给他解答。当石上韶读到巴老为抢救文学资料,不惜耗费心力的文章时。他也想为此做点啥。不料,他突患重病,弥留之际留下遗言。翌年4月,我在华东医院北七楼会议室看到一场颁证仪式。那天,杨犁馆长在巴老的“见证”下,向石上韶夫人颁发证书并致答谢词。证书上写道:“我们荣幸收到石上韶夫人向本馆捐款壹佰万元,谨致诚挚的敬意。中国现代文学馆(盖章)。”

国内读者捐款表心意的就更多了。一次,我看到江西九江油田的蒋含宇、彭淑清汇款二千元。过后才知道他俩是夫妻,是当年在韶山小学给毛泽东戴红领巾的两个少先队员,后同上大学一起参加工作直至成家,他们也是巴老的读者,崇尚“讲真话”。所以,他俩在信上说:“这点钱微不足道,只

人们行走的姿态、步伐、路线,无不透露着内心所思所想。行走,实在是一种最为日常却又最为隐秘的艺术,承载着最为丰富的情感,每一次迈步,都可能是对生活的一次重新定义。

行走中的停顿也值得玩味。有人因疲惫而停;有人因美景而驻足;还有人因迷茫而徘徊不前。这些停顿,如乐

意。窗外的晚风掀动起校本页角,翻过了岁月,留恋于此间的美好。屋外传来粽叶的清香,女儿和我走了出去。客厅里,目送,一笑生花



云影

齐铁偕 诗书画

水天撕开一道蓝，
流帆驮着碎光远去。
你悬在风中的形状，
是封封未曾签收的信。

在风车旁听故事

邓伟志

走了一个多小时,进了一位女牧民的家门。她家没有近邻,可令人奇怪的是在她家旁边有个能发电的风车。这在那个年代、在那片草原里是罕有的。这位女牧民告诉我这是政府奖励她的。有了这部风车,她24小时都有用电。

为什么如此重奖她?她的模范事迹很多,感人至深,让我受到教育。这里只向大家介绍一条。羊,绵羊、山羊咱们都见过,羊儿吃草的样子大家都看到过,不用说,草原上的牧民见得更多。可是30多年前,她一个人率先向国家提了一条平凡而又非凡的建议。她在建议中说:绵羊吃草不吃草根;山羊吃草连根拔。因此她建议在为沙漠披绿衣的地方,少养山羊,多养绵羊。就是这句话,受到了很多居住在沙漠地区人民的重视,对改造自然、建设绿色环境起了积极作用。当我赞扬她时,她摇摇头,很谦虚地说:“没什么!就是留了点心。”是的,留心不留心大不相同。不留心,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留了心,留了为民之心,便能做到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为国家做出贡献。

求为建文学馆添砖加瓦。”2000年6月30日晚,我一进巴老病房,巴老女儿李小林就说,爸爸今天写过字了。自转到东17楼一年多,没见巴老握笔写字。我感到惊喜。小林又说,爸爸坐起后,说要写字,便扶住巴老的手在纸上移动,写了“文学馆巴金”,写“巴”字,手还有些僵硬,写“金”字就流畅些

行走与停顿

费平

曲中的休止符,看似空白,实则充满了意义。我曾在雨中突然停下脚步,仰头向天,任由雨水打在脸上,那一刻的静止,比我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行走,都要来得真实和深刻。行走,是人生的一种独特体验。毕竟,生命的本质,不过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行走,而停顿,虽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寂寞,而是对行走的敬畏。

妈妈轻轻地拆解着粽绳,神情专注,仿佛粽叶里包裹着她期盼已久的答案。翠绿的粽叶,红红的粽绳,满眼的吉祥。听见我们的到来,她抬起头,眼中颇有责备之意,似乎对我在屋里影响女儿学习颇为不满。女儿察言观色,当仁不让地调节气氛起来:“哎呦,这粽叶,莫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传播量很多的视频,一位国外大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声嘶力竭地叫喊,整个人陷入巨大的沮丧之中,他严厉批判学生用AI写作业,丧失独立的思考和创造能力,成为一个机器人。其实,人类的大脑神经系统不喜欢复杂的思考,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只要能够生存下来,人类的大脑神经系统是趋向懒惰的。如果能走捷径,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走捷径。读书学习其实就是在对抗自身的懒惰,强迫自己思考,让自己的脑回路的沟壑深一些,脑回路越深,你的判断和选择能力或许会更强大一些。

我在2021年年底写过一篇科幻短篇小说《2049》,讲述的是这样一个背景:2049年,AI科技超级发达,人类不再思考,懒于思考,于是出现了强迫人类思考的惩罚和监督的新方式。没有人受得了这样的监督和惩罚,于是先后逃离。相比现实生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个未来的提醒:当这一天真的

到来的时候,读者或许会有思想上的某些免疫力,不再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过分惊讶。从这一点而言,诗也是某种提醒,首先是语言意识上的提醒,让你对语言更加敏锐,此外还有至少四个方面的提醒:积累观察和倾听的习惯;积累沉默时的感受;积累发现自身智慧的机会;积累安静的力量。我试过用AI创作现代汉语诗歌,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呢?我猜测,现代汉语诗歌需要准确雅致的语言系统,而这些年,网络语境已经破坏了汉语的表达,混乱了汉语的表达。换句话说,AI所采集的汉语语料,距离现代诗歌意义上的语言的准确和雅致,还有不小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就会有幻觉,AI与准确性有了距离,也会有幻觉。世界很大,族群众多。我觉得,人类有一个“诗族”,喜欢诗歌的人类属于这个族群。相比其他族群,“诗族”有一个特点——可以随时随地离地飞行。

2000年前后,编剧好友的又一部影片开拍,由《渴望》的导演执导。我进剧组探班,撞见了“情报处长”,这是《渡江侦察记》中的一个角色,早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陈述的代名词。在剧组期间,我还客串了几回不开口的无名角色。这天中午,我替陈述把盒饭取来,他说了声“谢谢”,又问:你尊姓?我告知:姓吉。那年老爷子八十岁,耳聪目明,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咕噜噜地转动,还是当年“情报处长”的模样。他追问了一句:大吉大利的吉?我点头,示意他赶紧吃饭。

饭后,陈述掏出一根牙签,用手挡住嘴剔牙,道:这几天,你没啥戏嘛。老爷子欲言又止,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说,最后还是说了:“你听了别不高兴,我看你呀,只能算个三流演员,但是别灰心,我像你这个年纪,就是从邮电局出来的,现在也算混出个小名堂。”我笑道:“老爷子,您高看我了,我顶多是个四流演员。”陈述笑言:“哈哈,你咋给自己加一流?”须臾,他拍拍我肩膀说:“你还年轻,继续努力,到我这个年纪,还愁不弄个‘处长’干干。”

我笑出声来:“您这个‘情报处长’情报不准,我不是演员,是来探班的记者。”陈述“噢”了一声,一脸严肃地提醒,“吉记者,不管普通话,还是上海话,乘飞机不能叫,人家会误以为是劫飞机的劫机者。”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老爷子话锋一转,说:“记者,我见得多了,有个记者张冠李戴,把别人什么获奖算到我头上,这个记者连‘中国五大反派演员’是谁都没搞明白,幸亏我情报准确,没去领奖,才避免出洋相。所以讲,你做记者,采访不能马虎,不可道听途说,耳朵听,眼睛看,必须严谨。”

中述说着离愁,留下了青春的注脚。扉页上,是女儿那熟悉的字迹:窗外蝉鸣盛夏,笔尖跃动青春,愿所有挑灯夜战的坚持,终会化作你从容的笑颜!清晨,我在阳台目送着女儿下楼,她正巧偶遇同学,两人相视一笑,迎着朝阳欢快地飞奔而去,在她们身前,满树的栀子花随风摇曳,在她们身后,是我祝福的目光。女儿似乎有所感应,悄然回首,回眸一笑,一笑生花。

202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3日开幕。请看一组《影迷的故事》。

十日谈

家有考生
责编:郭影